

儒教哲学丛书

天人合一正义



中華書局

蒲创国
著

儒教哲学丛书

天人合一正义



蒲创国 著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人合一正义/蒲创国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5.6
(儒教哲学丛书/李申主编)
ISBN 978-7-101-10904-7

I . 天… II . 蒲… III . 儒家 - 传统文化 - 研究 - 中国
IV . B22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82298 号

书 名 天人合一正义
著 者 蒲创国
丛 书 名 儒教哲学丛书
丛 书 主 编 李 申
责 任 编 辑 张继海
出 版 发 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 /640×960 毫米 1/16
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180 千字
印 数 1-15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0904-7
定 价 49.00 元

序

这些年来，“天人合一”这个命题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了。特别在那些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域，几乎是人人都离不开的口头禅了。然而“天人合一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它真的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高度浓缩和结晶吗？还有，这里说的“天”，就是自然界吗？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可以采纳通用的说法。但是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，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弄个清楚，就是失职。

大约十多年前了，我所参加的民间学术团体“国际易学研究院”要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一个国际性的所谓高级易学论坛，让我们几个所谓学术委员申报演讲题目。我随口报了一个“天人合一”的题目，想说明“天人合一”的天不是指自然界，至少主要不是指自然界。由于当时也只是想提出问题，所以不久也就置之脑后了。

现在蒲创国同志完成了他的《天人合一正义》，全面考察了中国哲学中“天人合一”命题产生的背景和过程，用大量的原始材料说明了这个命题的真实内容，分析了这个命题被热炒的现实原因，为我们正确理解“天人合一”命题提供了可靠的参考和依据。这种研究，不仅是解决了中国哲学中一个重要问题，而且也给世人提供了一种

思想方法和态度，即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那些流行的命题和概念。对于培养独立思考、不随波逐流的科学精神，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由于这个命题近年来被热炒的事实，所以这本书也可供中国哲学专业以外的、爱好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阅读。

是为序。

李申
2013-04-05

自序

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，“天人合一”的含义既是特定的，又是十分丰富的。然而，当今学术界对于“天人合一”的研究，使其含义既变得不定，又变得贫乏。忽视天人关系的大背景，将“天人合一”当作了中国哲学的主题，将各种各样的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都归之为“天人合一”，从而造成“天人合一”含义的泛化；将中国哲学中的天等同于西方哲学中的自然界，将“天人合一”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合一，又使得“天人合一”的内涵贫乏化。

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必须回到“天人合一”的本义。对“天”的理解是解读“天人合一”的关键所在。中国哲学中的“天”尽管含义复杂，但基本可以归结为自然之天与主宰之天。而且，自然之天与主宰之天只是一个天，不能割裂。自然之天是从天的物质载体方面而言，主宰之天是从天的精神内容方面而言。离开了任何一个方面，都不能称其为天。

“天人合一”一词，是宋代张载首先提出来的。张载将传统的气论思想发展到气本论，同时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心性论，并将二者相结合，形成了以天人一气为内容、以天人同性为指向的“天人合一”思想。天人一气，是就自然之天而言；天人同性，是就主宰之天而

言。正如自然之天与主宰之天不可分割一样，天人一气与天人同性也是不可分割的。这与张载的虚气观密切相关。因为在张载看来，太虚即气，气与“虚而神”的气之性本来就是一体。对于张载的“天人合一”可做两方面的理解：它既是天人关系的最高境界，也是达到这一境界的一个过程。为了实现“天人合一”，张载主张通过穷理尽性的内在途径和礼乐制度的外部约束，改变人的气质之性，达到天地之性，最终建立一套天人一体的世界秩序。

张载以后，二程、朱熹、陆九渊、王阳明、王夫之等人，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“天人合一”思想。他们尽管对张载的某些理论并不认同，甚至提出了批评，但在“天人合一”的内容、途径、归宿等方面，并无根本的分歧。

20世纪后半期，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，“天人合一”首先被西方的生态伦理学所发现，被赋予了解决生态危机的功能。90年代以后，一些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此表示认同，甚至主张“天人合一”就是人与自然的合一。然而，这却是对“天人合一”的一种误读。因为，中国哲学中的“天人合一”，从人与自然之天的角度来说，强调天人在构成质料上的一致性，即天人都是一气之流行。从人与主宰之天的角度而言，强调的是天与人、上帝鬼神与人在本性上的同一性，即天人一理、天人同德等。因此，“天人合一”虽然也涉及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，但却与生态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，更不是人与自然的合一。

目 录

导 论	/ 1
一、研究背景	/ 1
二、研究现状	/ 4
三、研究内容与方法	/ 16
第一章 中国哲学中的天与人	/ 22
一、中国哲学中的天	/ 23
二、中国哲学中的人	/ 30
第二章 张载以前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关系	/ 42
一、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天人关系	/ 43
二、春秋战国时期的天人关系	/ 55
三、汉唐时期的天人关系	/ 75
第三章 张载的“天人合一”思想	/ 89
一、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背景及其提出	/ 90

二、气本论：“天人合一”的基础	/ 101
三、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：“天人合一”的可能与必要	/ 109
四、穷理尽性：“天人合一”的内在途径	/ 117
五、礼乐制度：“天人合一”的外在约束	/ 123
六、民胞物与：“天人合一”的最终归宿	/ 129
第四章 张载以后“天人合一”思想的发展	/ 133
一、二程：天人本无二，不必言合	/ 133
二、朱熹：天人一理	/ 141
三、陆九渊：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	/ 148
四、王阳明：“一气流通”与“致良知”	/ 153
五、王夫之：天人异形离质，所继者惟道	/ 160
第五章 文献中的“天人合一”	/ 171
一、天人合德、天人同性与天人一理	/ 172
二、天人一气	/ 183
三、天道与人事的合一	/ 187
第六章 “天人合一”和人与自然	/ 194
一、现代生态主义思潮的兴起与“天人合一”热	/ 194
二、“天人合一”和人与自然的关系	/ 201
三、对“天人合一”与保护环境关系的误读	/ 204
结语 什么是“天人合一”？	/ 208
参考文献	/ 212

附录：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中的“天人合一”	/ 218
正文部分	/ 218
注释部分	/ 242
后记	/ 245

导 论

一、研究背景

近年来,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,现代人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。过去那种认为“人定胜天”的思想开始受到质疑,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则成为一股思想潮流。中国哲学中的“天人合一”,由于被认为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表现,因而被发掘出来用以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。季羡林先生就指出:“只有乞灵于东方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,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”“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。”^①方克立先生也认为,“天人合一”是“中国哲学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”^②。似乎“天人合一”已经成为解决现代难题的智慧良方。

然而,“天人合一”这种古老的思想能否在现代社会发挥其作用,不仅取决于社会的现实需要,更取决于这种思想本身的含义。

^① 季羡林:《“天人合一”方能拯救人类》,《东方杂志》,1994年创刊号。

^② 方克立:《“天人合一”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》,《当代思潮》,2003年第4期。

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，确实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课题。而研究天人关系，确实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所关心的重要问题。为了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到中国传统中去寻找智慧，也是合理的，找到“天人合一”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因为古代的天，确实有指称自然界的意义。问题在于，“天人合一”是否就是人与自然的合一？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十分复杂的问题，必须深入探讨。

要真正理解“天人合一”的含义，就必须回到中国哲学本身。中国哲学有一个永恒主题，就是“究天人之际”，也就是研究天人关系的问题。“天人合一”正是人们在思考天人关系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一种认识。除了“天人合一”之外，还存在着“天人感应”、“天人相类”、“明于天人之分”、“天人不相预”、“天人交相胜”等认识。这些认识，也并不是孤立的，它们之间既有联系，也有区别。其中，“天人合一”这一概念，直到宋代才被张载所明确提出并引起了儒者们的广泛探讨，为许多儒者欣然接受。因此，从其产生来看，“天人合一”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，而是与古人对天人关系的其它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。研究“天人合一”，就必须在天人关系这个大背景之下进行。

同时，在中西哲学交汇的背景下，还要注意中西哲学在一些概念上的区别。对于“天人合一”来说，最主要的就是中西哲学对于“天”的认识的不同。中国哲学中的天，除了有自然界的意义外，同时也含有主宰、义理、命运等意义。而且，“天”的这几层含义还是不可分割的。对于西方哲学来说，天人关系就是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，而对于中国哲学来说，问题就变得复杂得多。“天人合一”之“天”究竟是在哪种意义上使用的？这是研究“天人合一”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。然而，这个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。因为学者对天的理解往往是孤立的，即此处的天是一种含义，彼处的天

又是另一种含义，而很少看到各种天的含义之间的关联性或统一性，从而简单地将“天人合一”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合一，使得原本有着丰富内容的“天人合一”简单化了。因此，对天作出一个系统的解释，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，“天人合一”的含义既是特定的，又是十分丰富的。问题在于，当今学术界对于“天人合一”的研究，使其含义既变得不定，又变得贫乏。忽视天人关系的大背景，将“天人合一”当作了中国哲学的主题，将各种各样的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都归之为“天人合一”，从而造成“天人合一”含义的泛化；将中国哲学中的天等同于西方哲学中的自然界，将“天人合一”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合一，又使得“天人合一”的内涵贫乏化。究其原因，则往往是出于附会现实的需要。长此以往，将使得“天人合一”的本来含义越来越模糊，最终会影响到人们对其含义的认识，从而也就难以正确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必要的思想营养。因此，弄清“天人合一”的本来意义，就成为目前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。

本书将以各种文献资料为基础，参考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，试图通过研究“天人合一”这一概念产生的思想背景，以及其提出者张载的思想体系，来分析“天人合一”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，并厘清“天人合一”与其它相关概念的关系。在此基础上，分析现代人在哪些方面误解了“天人合一”思想，以及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。这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，是一种基础性的工作，却长期以来被人们所遗忘。遗忘的原因，一是“天人合一”已经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，以至于其本来含义被人们所忽视；二是这种研究好像与现实关联不大，引不起学者的兴趣。然而，在笔者看来，越是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越复杂，而且，研究“天人合一”的含义，就是要为学者的此类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，其现实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。

二、研究现状

(一)“天人之际”与“天人合一”

任继愈先生指出：“哲学的永恒主题——‘究天人之际’，在全世界，在中国都是一个薄弱环节，这就是学术上、理论上对自然界的知识较多，对社会(人)的知识却相对贫乏。人与自然的关系，说到底还是天人之际的问题。”^①可见，任先生将天人之际看做是哲学的主题，不仅是中国，也是世界哲学的主题。因为天人关系最基本的就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，这种关系是整个人类所关注的。“人类自从脱离动物界，进入人类社会，关心的重大而根本的问题是探索人在自然界的位臵，探索人对自然界的影响以及自然界对人的影响。”^②

李存山先生则进一步指出，中国古代哲学在“究天人之际”这一主题之下，“形成了关于天人关系的两个主要命题，即‘天人合一’和‘明于天人之分’，其中天人合一居于主要或主流位置”^③。对于“天人合一”与“明于天人之分”的关系，李存山认为，“‘明于天人之分’并不一般地与‘天人合一’相对立，而只是与‘天人合一’的某些特定意义相对立。换言之，‘明于天人之分’本来就是针对天人关系上的某些特定意义的‘合’而提出了特定意义的‘分’”^④。这也就意味着，“天人合一”并不一定完全与“明于天人之分”相对立。

① 任继愈：《天人之际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3页。

② 任继愈：《天人之际》，第1页。

③ 李存山：《中国古代的天人观与主客关系论》，《哲学研究》，1998年第4期。

④ 同上。

由于天人关系的多层次性,有些思想家可能在这一层次持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,在另一层次则持“明于天人之分”的思想,而这并不矛盾。

在分析“天人合一”的含义时,许多学者首先是从逐字分析开始的。关于天的含义,冯友兰先生将天分为物质之天、主宰之天、运命之天、自然之天、义理之天。^①这一分类已经被广泛接受和认可。例如,张岱年先生就认为天有三种意义,一指最高主宰,二指广大自然,三指最高原理。^②这些划分尽管有些差异,但并没有根本性冲突,只是各人的分类标准宽窄不同而已。康中乾认为,“天人合一”中的天既不是自然之天,也不是人格神的上帝,而“必须是也只能是人的天,即人为自己建构起的天,这个天既要有人格天的超越形式同时也要有自然天的实际内容,亦即这个天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天,这就是审美意义上的‘天’”^③。康中乾是从审美意义上来说“天”的含义的,但这种认识可以给我们以进一步的启示,即中国哲学中的“天”,应该既具有自然性,又具有主宰性,在本质上乃是一个天。这样,就可以弥补将天割裂为不同种类的不足,但仍需进一步完善。总的来看,天的含义是复杂的、多重的,不能将其简单地归结为某一方面。对天的划分只能作为一种分析的方法,而不能割裂古人对天的整体认识。

对于“人”的认识,主要分歧在于这里的“人”到底是指凡人还是圣人的问题。任继愈先生指出,“先秦儒家及后来各学派关于‘人’的解释,不像对‘天’的解释那样分歧,一般都指现实社会的人

^① 冯友兰:《中国哲学史》(上册)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0年,第35页。

^② 张岱年:《中国哲学中“天人合一”思想的剖析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,1985年第1期。

^③ 康中乾:《论“天人合一”之“合”》,《人文杂志》,1995年第4期。

类人群。”^①任先生是从一般意义上讲的，在具体的语境下，这个“人”到底是何指，则要做进一步分析。季羡林先生认为，人“就是我们这一些芸芸众生的凡人”^②。而蔡仲德先生则对此进行了批评，他认为，“天人合一”命题中的“人”并非泛指“芸芸众生的凡人”，而是特指先知先觉的“圣人”。这个圣人有时还集君、师（即圣）于一身。^③季先生和蔡先生的观点其实也不矛盾。因为，如果将“天人合一”看做是一个成圣的过程的话，那在成圣以前，人也只能是凡人，从而使国家的教化和个人的修身成为必要。如果将“天人合一”看做是成圣的结果的话，这里的人又只能是圣人，从而为普通人的修身指明了方向。而实际上，“天人合一”既是一个过程，也是一种结果或境界。

对于“合一”的含义，张岱年先生认为，“‘合’有符合、结合之义。古代所谓‘合一’，与现代汉语中所谓‘统一’可以说是同义语。合一并不否认区别。合一是指对立的两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连不可分离的关系”^④。李存山先生则从主客关系上进行分析。他认为，“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可大致分两类：一类是讲主客之‘分’与主客之‘合’，此处之‘合’意谓主体与客体的相互接触和符合；另一类是将主客之分归于主客合一，此处‘合一’意谓客体就在主体之内，或客体是由主体的活动所产生”^⑤。应该说，张岱

^① 任继愈：《试论“天人合一”》，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》，1996年第1期。

^② 季羡林：《天人合一新解》，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》，1993年第1期。

^③ 蔡仲德：《也谈“天人合一”——与季羡林先生商榷》，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》，1994年第5期。

^④ 张岱年：《中国哲学中“天人合一”思想的剖析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，1985年第1期。

^⑤ 李存山：《中国古代的天人观与主客关系论》，《哲学研究》，1998年第4期。

年先生对“合”的解释是准确的。因为天人合一的过程，就是使人在各个方面符合于天的过程。既然是一个“符合”的过程，当然也就意味着天人之间存在着区别，否则教化与进修就都无必要了。而李存山先生从主客关系上分析，认为中国哲学中的“合”有两种，主体与客体的接触和符合以及客体就在主体之内，这两种“合”都是以主客相互区分为前提的，这是对学术界认为“天人合一”是主客不分的一种反驳。这样看来，张岱年和李存山对“合”的解释可以说殊途同归。

(二)“天人合一”思想的起源与演变

张岱年先生认为，“天人合一”的观念起源于西周时代。《诗经·大雅·荡之什》中的“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”，就含有人们的善良德性来自于天赋的意义。《左传》中的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谓命也，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，以定命也”，表现了天人相通思想的萌芽。孟子的“尽心知性知天”把天与人的心性联系起来，其贯通性天的思想对宋明理学影响极大。老子哲学中没有涉及“天人合一”的问题，而庄子则将天与人对立起来，要求放弃人为、顺应自然，“与天为一”。荀子虽然没有割断天人联系，但强调的是“明于天人之分”，是中国哲学史上不讲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家。《易传》中的天人合德思想、天人调谐思想则是天人关系的一种全面观点。董仲舒提出“人副天数”的观点，“以类合之，天人一也”是董仲舒关于天人关系的结论。王充尽管不承认“天人一也”，但他认为天和人都是“禀元气”的，还是有其统一性。宋代的张载明确提出“天人合一”的命题，“儒者则因明致诚，因诚致明，故天人合一”。诚明就是肯定天道与人性的统一，性与天道的内容则是变化。程颢反对讲天人合一，理由之一是反对区别主体与客体，认为天地